

聲律第三十三

文史哲學集成

方元珍著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呂文吏推出版社印行

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故

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脣吻而已古之教

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宮

羽聲下抗喉矯舌之差擡脣激齒之異廉肉相準皎

然可分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摘文乖張而不識所

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

哉文心雕龍與佛教關係之考辨定內聽

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逐凡聲有飛沉響

方元珍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心雕龍與佛教關係之考辨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①61 文史哲學集成

文心雕龍與佛教關係之考辨

著者：方

元

珍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發業字〇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一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實價新台幣一二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三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序言

彥和之著文心雕龍，推本經籍，辨體正名，執術馭篇，評文利病，其自成一家之言者，固可奉爲述作之圭臬；而爲文雅瞻，思理圓密，亦文章之尺玉也。

余自問學王師更生之門，結緣文心，朝溫夕誦，既驚羨其文辭之美，蔚乎鸞龍，亦欽服其揚摧古今，品藻得失之宏識卓見；而於先生啓蒙訓誨之中，知彥和與佛教之關係，雖研究者頗不乏人，唯以論者駢辭辯說之理論，咸各照隅隙，鮮觀全貌，使此一問題之擲研，支節旁出，爭議不絕。

研究期間，資料蒐集匪易，幸賴師長同好賜閱庋藏，使本研究得以順利進行。至如海內外流傳之善本珍藏、校勘注解、批評論述、期刊論文，皆博採覆閱，乃知文心雕龍以佛教思想爲根柢之譌說，充斥廣傳，舍人著書之宗旨，輒見偏解支離，今欲整紛理蠹，正本清源，蓋已難矣。

文心雕龍命名之由來，序志篇已有明言。如云：「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

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鐫成體，豈取騷爽之群言雕龍也」，蓋彥和名書，取自傳統。所謂「文心」者，乃參酌涓子著琴心，王孫著巧心而爲名；言「雕龍」者，乃甄採騷爽迂大閎辯，飾若雕鏤龍文而爲說。由此觀之，「文心雕龍」之命名，淵源有自；其涵義，在於探究文學之內質與外飾，求其精當，無過與不及。近人范文瀾先生註文心「序志篇」，引釋藏跡十釋慧遠阿毗曇心序，謂「彥和精湛佛理，文心之作，蓋取釋書法式爲之」，其罔顧實理之偏解，衡諸劉書，固已大謬不然哉！況乎後學之士，大張旗幟，鼓吹其說，尤使名山寂寥，按轡路歧矣。

文心雕龍之文論體系，據序志篇言，以原道、徵聖、宗經、正緯、辨騷等五篇爲樞紐，乃其「文學本原論」；由卷二明詩，至卷五書記，銓次文體，乃其「文學體裁論」；由卷六神思，至卷九總術，剖情析采，乃其「文學創作論」；以時序、才略、知音、程器四篇，崇替褒貶，揚摧古今，乃其「文學批評論」；另有序志一篇，闡明著述體例與旨趣，可謂文心雕龍之「緒論」。序志篇云：「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言全書五十篇，總序以外四十九篇，分篇立目，參契易經。繫辭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舍人鎔範經典，樹其體系，架構縣密，條理井然，自來文論典籍，莫得踰其矩焉。

本書內容凡分七章，除序言外，第一、二章，先言彥和之生平著述、時代背景；三至六章，循文心雕龍之綱領毛目，以探原竟委，撥尋指歸，闡明各論與佛教之關係。末章爲結論。

本書取材文心關乎佛教之衆說，然如史念祖先生「俞俞齋文稿初集文心雕龍書後」云：「南史本傳稱其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名僧碑誌，必請製文，是固寢饋於禪學者也。顧當摘藻揚葩，群言奔腕之際，乃能不雜內典一字」、楊明照先生「文心雕龍校注」云：「文心全書，雖不關佛理，然其持論精深，組織嚴密，則非長於佛理者，不能載筆。其能成爲文藝理論巨著者，以此」等，所言簡括，復乏舉證，是未甄錄；而如梁容若先生「劉勰與文心雕龍」云：「練字篇『省聯邊』，『聯邊』意爲半字同文，亦梵文術語」、張嚴先生「文心雕龍通識」云：「彥和序志篇首舉文心二字，實仿釋藏跡十釋慧遠阿毗曇心序」等，繼軌成說，非所創獲，亦捨而未取。

今人研究文心雕龍與佛教，有以爲劉勰爲文，實據佛理以成書，並有專著名世者，計有饒宗頤先生「文心雕龍探原」、「劉勰文藝思想與佛教」、「文心雕龍與佛教」，石壘先生「文心雕龍與佛儒二教義理論集」，及馬宏山先生「文心雕龍散論」。本文寫作，即據其立說，議得失、正是非，以彰顯文心雕龍與佛教關係之真相。

至於行文之體例，大抵先引各家原文加以剖判，然後再引文心本文爲證。如文心本文所

無，而必須加以駁斥時，則又甄採時賢之成說，作爲立論之依據，務期詞暢意達，通體無礙，使聞之者足以心服。但亦不武斷其詞，割裂其意，以免有逞臆辯說，駭人驚俗之譏。惟個人才疏學淺，謬誤難免，尚祈博雅，不吝垂教。

民國七十五年九月 方元珍謹識於蘭陽清心樓

文心雕龍與佛教關係之考辨 目次

序言.....一

第一章 劉彥和生平與佛教之關係.....一

一、由梁書本傳說起.....一

二、劉彥和之生卒與家世.....二

三、劉彥和與釋僧祐之關係.....五

四、文心雕龍之寫作年代.....七

五、劉彥和與其定林校經.....九

六、劉彥和與其佛學著作.....一一

第二章 劉彥和論文之時代背景.....一七

一、政治方面：內亂蠱起、動盪不安.....一七

二、社會方面：風氣敗壞、生活侈靡.....一八

三、學術方面：儒學消沈、釋老並興·····	二〇
四、文學方面：重形式、輕內容·····	二四
五、結語·····	二六
第三章 文心雕龍文原論與佛教之關係·····	二九
一、文心雕龍之寫作動機·····	二九
二、文原論之思想緣起·····	三二
三、文原論之引文述辭·····	三六
四、文原論之義脈流貫·····	四七
第四章 文心雕龍文體論與佛教之關係·····	五五
一、文體論之思想淵源·····	五五
二、文體論之基本架構·····	五七
三、文體論之根柢·····	六三
四、文體論之行文用語·····	六六
第五章 文心雕龍文術論與佛教之關係·····	六九
一、文術論之思想基礎·····	六九

二、文術論之構思途徑·····	七八
三、文術論之創作要論·····	八七
四、文術論之修辭技巧·····	九二
第六章 文心雕龍文評論與佛教之關係·····	一〇三
一、批評之素養·····	一〇七
二、批評之理則·····	一一五
第七章 結論·····	一二一
一、此一問題研究之回顧·····	一二五
二、研究之結果與影響·····	一二八
主要參考資料·····	一二一

第一章 劉彥和生平與佛教之關係

文心雕龍體性篇云：「辭理庸雋，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夫才氣稟自天授，學習成於外鑠，沿幽至顯，因內符外，故鴻文雅製，風采殊異，文辭氣力，因人有別；而才之穎鈍，氣之清濁，乃自然恒資，不可得聞，故惟論學之淺深，習之雅鄭，先由梁書本傳說起，然後言其家世、生平，以見彥和與佛教之關係。

一、由梁書本傳說起

彥和本傳，見於南史、梁書。南史所載，多同梁書，而較簡略。茲依梁書劉勰傳之記載：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天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

車騎倉曹參軍，出爲太末令，政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其序曰，（即序志篇，茲不復錄）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然勰爲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有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啓求出家。先燔鬢髮以自誓，敕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朞而卒，文集行於世。

約可知知彥和系出貴胄，家學淵源，耳濡目染，自幼即能專心一致，學有所成。由其居處定林寺甚久，晚年變服出家，其間更校定經藏，均與釋教有關。且三十以後，既平步青雲，樹功朝廷，復著書傳世，立功立言，可爲儒者之表率。故綜其一生，可見其受儒佛之影響。然其撰文心雕龍，究竟與佛學有無關係？實有進一步考察之必要。

二、劉彥和之生平與家世

觀文心雕龍序志篇云：「齒在踰立，……乃始論文」，知彥和撰述文心，已年逾三十；而劉毓崧「書文心雕龍後」復考定是書最遲成於齊和帝中興二年（西元五〇二年），故由此上推三十餘年，勰之出生，當於南朝劉宋孝武帝大明八年（四六四年）前後。至於其卒年，據高僧傳釋僧祐傳之記載：

以天監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卒於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弟子正度，立碑頌德，東莞劉勰製文。

僧祐死於天監十七年（五一八年），勰嘗以師友情深，爲製碑文，以頌其德。又梁書武帝紀中：

天監十六年……冬十月，去宗廟薦脩，始用蔬果。……天監十八年春正月……辛卯，輿駕親祀南郊。

通典卷四十二禮二亦云：

梁武帝即位南郊，爲壇在國之南，常與北郊間，歲正月，皇帝致齋於萬壽殿，上辛行事，用特牛一。

足徵天監十六年梁室宗廟饗薦，改採蔬果，迄乎天監十八年，南郊之祀猶用犧牲，則劉勰上表「二郊宜與七廟同改」，應於天監十八年春正月之後。任職步兵校尉，即因陳表見納而受

遷。故彥和出家、卒亡，最早當於天監十八年（五一九年）後。楊明照先生並進而考定彥和與慧震撰經、變服出家、及卒亡之年，其梁書劉勰傳箋注云：

蓋祐於前次校定之後，續有蒐儲，未及理董，即溘焉羽化，梁武帝慮其散失，故敕與慧震共修纂之。考祐以天監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卒，舍人任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在天監十八年，則此次奉敕當在十八年或普通元年。惜慧震事蹟，他不可考，故無從旁證。……假定於天監十八年始事，歷三兩載告成，則出家當在普通二、三年內。其卒亦在此兩年間或次年也。

按劉勰功畢變服之年，皆不可考，今從楊氏或說，以爲勰於僧祐羽化後之天監十八年，奉敕與慧震撰經，及二、三年證功畢，即啓請出家，而約於梁武帝普通三年（五二二年）卒逝。享年近六十歲也。

彥和家世，稽之梁書本傳、宋書劉秀之、劉穆之傳，知勰乃漢齊悼惠王肥之後。據史記齊悼惠王肥世家，劉肥，漢高祖長庶男，食七十城，故劉氏一族，出身顯赫，亦可知矣。勰之高祖劉爽，曾爲尚書都郎官、及山陰令，曾祖仲道則以効力疆場，出仕朝廷。曾叔祖穆之尤「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權傾朝廷。及於二伯祖秀之，亦有功於宋高祖之開國大業，且政有令聞。故及乎彥和祖父一代，猶名彰朝野，門第顯榮。逮乎父尚，官越騎校尉。綜觀彥

和世系，其先祖文治武功之卓越表現，必曾影響劉勰，蘊蓄其安邦定國之宿願，發而爲「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註一）之壯志。

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士大夫子弟數歲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此魏晉六朝學術文化上之一特色，即士族弟子多以詩禮相習，以家學自重。京口劉氏，身爲世家大族，自亦術業相傳，故梁書劉穆之傳，稱穆之「少好書傳，博覽多通」、「裁有閑暇，自手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言式之「通易好士」，稱劉瑀「有才氣，爲太祖所知」。彥和承襲此一書香門第之提撕薰習，其家庭教育自亦有所宗法，大抵仍以儒家經典爲根基。至於外在文化背景之潛移默化，如關康之、諸葛璩、臧榮緒等江左俊秀聚集京口附近之建康，謝靈運、顏延之、沈約、謝朓等文人雅士薈萃文壇（註二），值此際會，對於彥和之閱遠心慮、洗練文辭，必有助益。

由是可知，彥和之淑世精神、儒學根柢、慮周辭練，及其所以能於三十餘歲，即成就粲然明備，曠古未有之文論寶典「文心雕龍者，實與其幼承家教，長受朋儕薰染，有莫大關係。

三、劉彥和與釋僧祐之關係

梁書劉勰傳云：「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

之，今定林寺經藏，總所定也」，彥和與僧祐，非惟相處時久，即僧祐造立經藏，完成著述，亦彥和輔佐之功居多也。以二人情誼篤厚，故華師仲摩「劉彥和簡譜」乃推論云：「天監後十餘年，雖已出仕，而言訊過從必密」，甚而僧祐圓寂之後，亦總製碑文，頌讚其德。賓主關係如是密切，僧祐之影響彥和一生居處行誼，亦深遠矣。然彥和究於何時始依僧祐，承受來自佛教之影響？其以身受儒學之家庭教育，又何以寄跡桑門？前人爲文論之甚夥，說法互歧，今即試究如下：

首述劉氏居定林、依僧祐之時。史傳於此記載不詳，王金凌先生「劉勰年譜」，則推斷劉氏依僧祐於永明元年至五年之間（四八三—四八七年）。其以文心雕龍之始作時間（王氏定爲齊明帝永泰元年，亦即與僧祐居處十餘年後），再上推十餘年而得此結論。然據本傳所云：「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初，劉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其中「初」字之用法係採追述、插敘手法，所指乃彥和之早年時代，而並無彥和始作文心於依僧祐十餘年後之意也。如梁書江淹傳：「淹在縣三年昇明，初，齊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亦同此追溯手法之運用。故王氏之結論，恐仍有待商榷。

近人范文瀾先生「文心雕龍註」，則考定總弱冠母歿，待三年喪畢，彥和二十三、四歲時，適逢齊武帝永明五、六年（四八七、四八八年），僧祐入吳講律（其據高僧傳釋僧祐傳：

「永明中，勅入吳，試簡五衆，並宣講十誦，更伸受戒之法。」爲說，故彥和居定林、依僧祐均於此年。然范云母歿居喪說，不知何據？參驗於續高僧傳卷六釋明徹傳云：

齊永明十年，竟陵王請沙門僧祐三（按：應作「入」）吳講律，中途相遇，雖則年齒懸殊，情同莫逆。徹因從祐受學十誦，隨出楊都，住建初寺。

可知僧祐入吳講律，乃於永明十年（四九二年），彥和約二十八、九歲之時。其居定林依僧祐亦在同年。並由於將居而立之年，其思想型態、學養習業，均應奠立有成也。

至於彥和爲何走依僧祐？據梁書劉勰傳云：「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以家道中落，生計拮据，勰不惟無以婚娶，並致就業沙門，寄跡僧寺。史傳所云，既未涉及宗教信仰之因素，故知劉勰入寺之前，與佛緣尚淺，而儒學根柢已深，故成書文心，仍以儒家思想爲骨幹也。

四、文心雕龍之寫作年代

梁書劉勰傳云：「初，劉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而隋志以下，及元明傳本，則咸署曰「梁」，前者既有語意不清之失，後者或以彥和所終之世題之。茲稽文心一書之內容，則彥和撰文之年齡、成書之時代，皆大致可得而述。